

閩書

第一冊

【明】何喬遠 編撰

福建人民出版社



〔明〕何喬遠 編撰

廈門大學 古籍整理研究所
歷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
《閩書》校點組 校點

閩書

第一冊

福建人民出版社

(閩)新登字 01 號

MIN SHU

閩 書

(第一冊)

[明]何喬遠 編撰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福州得貴巷 59 號)

上海傑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排版

福州七二二八分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32.125 印張 4 插頁 751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ISBN 7—211—02318—X

K·172 定價:54 元

書中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可直接向承印廠調換

序

鄭學檬

《閩書》校點工作，歷經多年曲折、等待，終於取得了突破，完成第一冊並付梓了，其他各冊也將隨後陸續收筆問世。在此，我們衷心感謝參與其事的廈門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和歷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諸同志的辛勞，同時也要感謝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果斷支持。

這個校點本以福建省圖書館收藏的四十冊本等原刻初印本為主校本，以其他版本為參校本校點出版，是國內外最新的《閩書》版本，也是最可靠的一個版本。

《閩書》的價值早已為學術界所公認。作為一部福建現存的最早最完整的省志，其珍貴之處自不待言，它在當前進一步改革開放之時出版，必將倍受中外學者和有識之士的重視。

謝國楨先生說過，何喬遠「是個受資本主義萌芽影響、思想比較進步的人士」，這是真知灼見。明中葉以後，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的出現，確實使一批知識分子受到衝擊和影響。他們不唯理，不唯經，把目光轉向社會，去發現商品經濟發展中的社會與自我，出現了許多令腐儒和守舊官僚大夫們驚駭的觀念。他們是當時的先進知識分子，是可敬的覺醒者。研究出版他們的著作，對於保護和搶救我們的地方文獻，發掘進步的思想與科學知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國家教委召開的第三次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會議後，廈門大學的古籍整

理研究工作正在一步一步扎實地加強，支持和指導《閩書》的出版，就是其頭一件實事，我希望《閩書》校點出版工作能按期完成，其他重要鄉邦文獻的整理研究工作也能逐步上馬，福建省的學術界應對鄉邦文獻的整理研究作出更大的貢獻。謹此爲序。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

校點前言

《閩書》，是一部著名的明代福建省志。它是福建現存最早的完整省志，《四庫總目》曰：「閩自唐林謂有《閩中記》，宋慶曆中林世程重修之，歷南宋及元，皆無總志。明成化間，莆人黃仲昭始爲《八閩通志》，王應山復爲《閩大記》、《閩都記》、《全閩記略》，皆草創未備。喬遠乃薈萃郡邑各志，參考前代載記，以成是書」，這是《閩書》具有較高參考價值的原因之一。由於它保存了許多有關福建地方史以及中國古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外關係等諸多方面的珍罕記載，向來爲學術界所重視，其內容爲許多學術著作所徵引。

何喬遠（一五五七——一六三一），字稚孝，號匪莪，人稱鏡山先生，室名自誓齋、天聽閣，福建晉江人。萬曆十四年（一五八八）進士，歷官刑部主事、禮部郎中、光祿寺少卿、太僕寺少卿、左通政、太僕卿、南京工部右侍郎。立朝正直敢言，所以三度貶謫、去官。他畢生勤於著述，編寫了三部大書——《閩書》一百五十四卷、《名山藏》一百零九卷、《皇明文徵》七十四卷。《名山藏》，是著名的明代私人纂修的明史。《皇明文徵》，是明人詩文的彙集。此外，還有《鏡山全集》、《日本考》等多種。主要事蹟附見《明史·洪文衡傳》，以及福建地方志本傳。《閩書·我私志》記有何喬遠家族簡史。明林如源《何司徒佳話》記喬遠事蹟。

謝國禎序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時，稱何喬遠「是個受資本主義萌芽影響、思想比較進步的人」。

士」，并舉所著《名山藏》為例，說「《名山藏》記載了歷代多所忽略的科學家和對外貿易商人的事蹟」。其實，《閩書》又何嘗不是如此？《閩書·方伎志》，就是專門為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和書畫家等立傳的，而且他在《閩書·我私志》中公開宣稱：「予志方伎焉，藝之精者，未始不聖也」，把那些傑出的醫生、藝術家、工匠的地位提高到與聖賢等量齊觀的地步。這類人物在方志中人傳并非絕無僅有，但是何喬遠自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稍後，至萬曆四十七年間，長期賦閑於海外交通歷史名城的泉州，這種認識，恐怕不免帶有外來文化影響的特色。泉州港在宋元時期，曾是世界第一流海港，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相當發達，留下了豐富的歷史遺蹟，何喬遠作為泉州人，在所修《閩書》中詳記當地史事，所以，《閩書》尤為近代以來陳垣、伯希和、桑原鷺藏等中外交流史學家所重視。例如其《方域志》第七卷中，關於伊斯蘭教傳入我國的時間與途徑，摩尼教創始人摩尼的生卒年及該教東漸中國的時間等，都是獨家記載的。儘管其可信性，至今學界仍在爭論，但它總算是一說，具有參考價值。再如關於宋元泉州海關——市舶使司及其主官阿拉伯裔蒲壽庚家族的歷史，《閩書》的記載也是眾所矚目的。又如《島夷志》所記東番（即台灣）文，完整保留了其友陳第所寫《東番記》的重要內容，備述早期台灣之風土民情、地理環境及與大陸交往概況，在陳第《東番記》未發現之前，該記載成為研究台灣開發史的重要資料（按陳第《東番記》全文收入明沈有容編《閩海贈言》，現藏日本東京大學東洋史研究室，台灣有方豪先生影印本，後收入《台灣文獻叢刊》第五十六種）。此外，《閩書》中還包含了中國古代史各研究領域的豐富資料。

在方志編纂史上，《閩書》的體例頗具特色。從總體說，它採用的是常見的門目體，但標題和分類卻

是別出心裁的。《四庫總目》批評它「標目詭異，多乖志例」，「分併均失當」，其實這正體現了何喬遠勇於突破傳統成見的探索精神。他把全書分爲二十二志，並標有獨特的標題。現將各志的內容簡介如下：

一、《分野志》，記福建方位。

二、《方域志》，記山川、政區、名勝、古蹟等歷史地理和人文景觀。

三、《建置志》，記城市考古資料。

四、《風俗志》，記風俗資料。

五、《版籍志》，記戶口、賦役、土田、稅糧、屯田、寺田、鹽課、雜課以及其他經濟財政資料。

六、《扞圍志》，記都司衛所等軍隊建制。

七、《前帝志》，記南宋端宗和帝昀事蹟。

八、《君長志》，記福建歷代割據勢力首領和地方軍政領袖如閩越王、陳元光、陳巖、王潮、錢佐、留從效、陳洪進、陳友定行事。

九、《文蒞志》，記福建歷代各級文官設置及名宦事蹟。

十、《武軍志》，記福建歷代各級武官設置及其業績。

十一、《英舊志》，記閩籍及外省僑閩名人行事。內分七類：（一）《縉紳》，記閩籍文官名錄及其名人行事。（二）《弁輪》，記閩籍武官名錄及其名人行事。（三）《關柝》，記閩籍抗倭、平「盜」功臣行事。（四）《韋布》，記閩籍隱士、學者、文學家行事。（五）《閭巷》，記閩籍平民名人行事。（六）《僑寓》，記外省旅閩名人行事。（七）《裔派》，記僑居外省的閩籍名人行事。

十二、《方伎志》，記醫學、藝術、工藝名人行事。

十三、《方外志》，記釋、道、仙人物。

十四、《宦寺志》，記閩籍三太監——五代林延遇、明代張敏、明代蕭敬行事。

十五、《閩閩志》，記賢女、烈婦行事。

十六、《島夷志》，記台灣、琉球、浣泥、麻刺、呂宋等國家和地區事。

十七、《靈祀志》，記各地廟宇。

十八、《祥異志》，記歷年自然變異和災害及其相應的人事。

十九、《佳輦志》，記歷代外寇「盜賊」始末。

二十、《南產志》，記各地物產。

二十一、《舊德志》，記軼聞、叢談、詩話、文評。

二十二、《我私志》，仿《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全書編修經過、體例宗旨及何喬遠家族簡況。

《閩書》史料價值較高，但取材不免有失嚴謹，誤記頻出，《四庫總目》批評它「援據多舛」，「其文辭亦好刊削，字句往往不可句讀」，還是比較中肯的。

《閩書》的編修者，雖然僅署何喬遠一人，但是實際上它的前期資料工作，已經由各府縣完成。他只曾被當時福建地方當局延請，就各府新修志書，彙總編纂成省志而已，帶有半官修性質。他在《我私志》中，談到《閩書》的纂修緣起和部分經過：「萬曆庚戌（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巡按御史山陰陸公夢祖，久候代不得，與都御史句章丁公繼嗣、都御史武進前方伯袁公一驥，慨然欲續成之，下諸郡縣悉，先修其本

郡之志，上籍御史臺，而延諸公縉紳總之。則閩縣尚書林公烜主其事，予喬遠，與前都給事中林公材，今大理寺丞、前吏部郎董公應舉，及諸公主之。陸公尋得代去，不果爲。提學副使慈谿馮公燁，則以郡縣所修書盡送予所，曰：「子其成之。」予起壬子（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之冬，以及丙辰（四十四年）之春，首尾五年，論次成書。而擷掇刪潤，予徒黃鳴晉、王有棟有力焉。萬曆四十年纂修的《泉州府志》上，當時泉州知府陽思謙序言可證其說：「按臺會稽陸公閱閩志，而思有以續文獻之傳。方延鄉縉大夫輯理其事。

八郡守吏推公之意，以告撫臺鄞縣丁公、藩臺江陰袁公、臬臺高安陳公。慈谿馮公、金谿張公，請各先修其郡之志，以備採擇。」葉向高序和鄭之玄序也都可以爲證。此外，何喬遠本人先參加《泉州府志》的修纂，陽思謙序云：「既得命謙泉守，宜修泉志，於是與別駕徐君、司理伍君，造鄉先生大宗伯黃公（按指黃鳳翔）、吏部林公、孝廉李公、儀部何公，學使蘇公之廬，請黃公主其事，而四公哀而成之，五閱月殺青。」《泉州府志》修畢之同年，何喬遠開始編修《閩書》。

上引何喬遠《閩書·我私志》所說《閩書》修於萬曆四十年至四十四年，只是指其初稿。崇禎元年（一六二八）至二年，他又作了訂補。由於初稿寫成之日，原當局諸公相繼離閩，刊印之事遂被擱置，新當局張某，僅出資贍寫。而何喬遠本人也於泰昌元年（萬曆四十八年，一六一〇）起官光祿少卿，歷太僕少卿、左通政、光祿卿，至天啟五年（一六二五）假歸。崇禎元年三月，熊文燦任福建巡撫，籌資刊印《閩書》，於是何喬遠增補了萬曆四十四年至四十八年的資料，「以成神廟一朝終始」。《閩書·凡例》語。又見《閩書·鄭之玄序》。不過，所補資料有些史事晚於萬曆年間，例如第八卷中增補「皇朝天啟五年守沈翹楚浚」泉州東湖事，這是因爲何喬遠本人參與此役，順便補入的緣故。（事見乾隆《晉江新志》所收何喬遠《浚東

湖記》第一百二十一卷《周起元傳》記：「闡誅，天子復起元官，加贈尚書，予諡。」這已是崇禎元年的事了。這次增補《閩書》的工作，迄於崇禎二年，因為這一年，他第三次（最後一次）起官，任南京工部右侍郎，至崇禎四年秋告歸，同年逝世。另外，在《閩書》刊印期間，何喬遠還對雕成的某些書板，作了修訂。

（例見下文）

《閩書》的刊印時間，上限在熊文燦調任福建巡撫的崇禎元年三月，下限在熊文燦序言刊就的崇禎四年五月稍後。

《閩書》刊印地點不詳，但板心多有刻工姓名，姓名前往往往冠以「建寧」、「建陽」、「建」、「福」（州）、「泉州」、「泉」、「興」（化）、「漳」（州）等籍貫，而且各卷均由籍貫相同的刻工雕板，所刻卷次交錯頻繁，可見當時是徵集福建五府刻工，在同一地點（福州或建陽）刊印的。刻工的生產組織是按籍貫劃分的。

刊印期間，何喬遠對已雕成的書板作了某些修訂，例如：《方域志》第一卷，福建省圖書館藏（以下簡稱閩圖）四十冊本，比閩圖六十五冊本多了一頁，即增加「又廿八」頁關於福州市郊的象山、雙髻山、百洞山、孟崎跳、羅星山、永北山等六座山崗的記述。而且，第二十七頁B面至第二十九頁B面所述山脈及其次序，也有不同。（詳見第一卷校勘記）根據板心刻工姓名和所述山脈的合理性看，閩圖四十冊本的三頁半（第二十七B、二十八、又二十八、二十九頁）經過修訂，而六十五冊本相應的二頁半（第二十七B、二十八、二十九頁）則是先雕成後決定廢棄的。因為第一、四十冊本和六十五冊本相應書頁上的刻工姓名，都同見於其他原刊書頁（四十冊本是原刊本，而六十五冊本另有一百六十二頁是後來補刊的），例如刻工「仲」、「成」、「張立」，又各見於原刊書頁的第一百三十七、一百三十九、一百五十二卷，第十九、二十一、三

十二、三十三等卷，第一、十九、二十、二十二、三十二等卷，表明他們都是原刊《閩書》時的同一批刻工，從而可證這些修訂書頁也是原刊時期所刻。第二，四十冊本和六十五冊本相應書頁，雖然內容互異，但是第二十七頁^四面首行都是「言並不見小琉球也」八字，第二十九頁^四面末行都是「鳳丘山」三字，清楚表明，四十冊本的三頁半是在全卷雕成後修訂的，何喬遠爲了使重雕的書板數量減少到最低限度，刻意控制修訂書頁的行款，使之與前後書頁恰好銜接。第三，四十冊本這三頁半所述山崗，比六十五冊本那二頁半，增加了六座，又把毗連於鼓山的卧牛山，歸入鼓山支脈，而且各山崗的描述，也顯然更合理。至於六十五冊本仍沿用廢棄的那二頁半書板，則很可能是重印失誤所致。

閩圖六十五冊本和大連圖書館藏本（以下簡稱大連本），都是後來的補刊本。因爲第一，它們的某些書頁上，刻工姓名與閩圖四十冊本等原刊本相應書頁不同，而且姓名前後大多綴有「補」字。以足本閩圖六十五冊本爲例（大連本是殘本），補刊書頁凡一百六十二頁，其中最典型的，如第八卷第六、七頁上的「謝補」，第七十九卷第三十三頁的「補孔」，等等。第二，閩圖四十冊本等原刊本上，所有的書頁都刷印清晰，六十五冊本的許多書頁都漫漶不清，顯然是後印的，而所有的原刊書頁却十分清晰。補刊的時間不詳，其下限在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福州藏書家劉永松收藏閩圖六十五冊本之前。

除了閩圖六十五冊本和大連本以外，國內現存刊本，都是原刊本。

今海內外所存《閩書》已不多。在海外，美國國會圖書館有前北平圖書館藏原刊本的殘卷（今藏台北中央圖書館）的縮微膠卷。據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參考書志部亞非課編《日本主要圖書館研究所藏中國地方志總合目錄》（一九六九年版）著錄，日本共有八部，分藏在國立國會圖書館、內閣大庫、宮內廳圖

書寮、尊經閣文庫、蓬左文庫、東洋文庫。另有《閩書·南產志》寬延四年（一七五一）日本抽印本七部（另有一部後印本），分藏在國立國會圖書館、東洋文庫、靜嘉堂文庫、內閣大庫、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國內現存六部足本（包括抄本、配本、復印本），五部殘本，一部《閩書·南產志》日本寬延四年抽印本，一部《閩書名宦傳抄》寫本，分藏在十二個單位。其中足本爲：閩圖四十冊本（原刊本）；閩圖六十五冊本（補刊本）；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抄配本，刊頁爲原刊，所缺前六至五十一卷刊頁，即閩圖二十八冊本）；廈門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歷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復印本（配本，由閩圖二十八冊本、六十五冊本和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藏本組成）；福建省博物館藏本（抄本，據閩圖六十五冊本抄）；北京圖書館藏本（第一至三、一百五十二至一百五十四卷爲原刊本，第四至一百五十一卷爲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製縮微膠卷）。殘本爲：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藏本（原刊本，殘存一百零八卷）；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本（原刊本，殘存九十四卷）；大連圖書館藏本（補刊本，殘存四十五卷）；台灣中央圖書館藏本（原刊本，殘存第四至一百五十一卷。抗戰期間寄存美國國會圖書館，被據以製成縮微膠卷。所缺第一至三、一百五十二至一百五十四卷，今存北京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製縮微膠卷，底本是今台北中央圖書館藏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閩書·南產志》日本寬延四年浪華揚芳堂抽印本一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閩書名宦傳抄》寫本一部，蓋乾嘉以後人抄撮《閩書·文蒞志》中宦游福建的一百零八位浙江人，如趙參魯、丁繼嗣、胡守仁、劉灼等行事而成。至於閩圖二十八冊本，因其與福建師大本原屬同一部刊本，故不計入國內現存殘本中。同樣地，北圖殘本存的六卷刊頁，因已與所藏縮微膠卷破鏡重圓，故也不視爲殘本。上海圖書館原藏美國國會圖書館製縮微膠卷一部，但一九八八年八月三十日該館工作人員稱，

業已報廢。本書以閩圖四十冊本等原刊初印本爲主校本，補刊後印本（閩圖六十五冊本）爲參校本。

本書校點工作，由原廈門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委員會主任傅衣凌教授發起，由廈門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和歷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的教師組成校點小組，以婁曾泉教授、侯真平副所長爲正副組長，小組成員有王益強副教授、顏章炮副教授、楊際平教授、陳明光副教授、顏亞玉副教授、王日根博士研究生等八位教師。校點工作在籌備、組織和實施過程中，得到廈門大學莊爲璣教授、陳孔立教授、鄭學棟教授的關心、支持和指導，莊爲璣教授並參加了部份標點工作，同時還得到上述《閩書》國內各收藏單位和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們謹此敬表謝忱！

正如《四庫總目》所說，《閩書》「字句往往不可句讀」，所以校點難度較大，加上我們水平有限，致使校點不免訛誤，敬請方家指正！

校點者

一九九二年十月

校點凡例

一、本書校勘，取原刊初印本（福建省圖書館收藏的四十冊本、二十八冊本，和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藏本、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其中的原刊初印卷頁）爲主校本，補刊後印本（福建省圖書館收藏的六十五冊本等）爲參校本。

二、本書校勘，除了對校、本校、理校外，還根據某些正史、政書、別集、福建古代方志等相關篇目，作了部份他校。

三、本書校勘，依據校點通例，凡原刊初印本上文字的衍脫訛誤，和補刊後印本第一卷上的長篇異文（已考證爲原刊修訂書頁），均予出校；凡底本上的形訛字如己巳、項頂、束束之類，異體字如恠怪、逃逃、咲笑之類，避諱字如明朝的簡檢、較校、雒洛之類，清朝的玄元、弘宏、曆歷之類（見於書中清代抄補書頁中），以及其他明顯的訛字，如「寧化縣」訛爲「宣化縣」、「王審知」訛爲「至審知」、「《程史》」訛爲「《程史》」、「析置」訛爲「折置」等，一律逕改，不予出校；凡原作者見解錯誤，一律不出校糾駁。

四、原書爲例不純之處，如原《凡例》闕標題，《方域志》、《文蒞志》等跨卷帙的某些府、縣標題或衍或脫，均作相應的刪補，並出校。

上述某些縣名下所標序碼，或作「一」、「二」，或作「上」、「下」，一律統一爲「一」、「二」，不予出校。

又如原書中「侯官縣」，有時寫作「候官縣」，又有「候官都尉」、「候官侯」之類，一律改爲「侯官縣」、「侯

官都尉」、「侯官侯」等。

又如《建置志》所述各郡城縣邑中的祠、壇、廟、學、倉、庫、司、局、院之類建置時，行文編排順序往往顛錯，今一仍其舊。

五、凡出校處，均以（一）、（二）、（三）等作為標識，就近置於標點符號之後。校注統一置於卷末。

六、本書一律採用新式標點。

七、凡遇本書引用書名、篇名時使用約定俗成的簡稱（如《語》、《孟》、《寰宇志》之類）、別稱（如《周官》之類），一律標以書名號或篇名號。

凡遇本書行文中注明某山轉見本書某條目、某人傳記轉見本書某條目的，如「見侯官雪峰山」、「見宗室」、「見浦城文蒞」等，一律不標篇名號。

八、原書所引各書文字，改削、訛誤甚多，今一仍其舊，不予出校。

九、本書分五冊出版，各冊份量相當，並大體自成段落。第一冊斷至《扞圉志》，第二冊斷至《文蒞志》，第三冊斷至《英舊志·縉紳·建寧府·建陽縣》，第四冊斷至《英舊志·縉紳·福寧州·寧德縣》。

總目錄

序(鄭學樣)

校點前言

校點凡例

原序

原凡例

分野志(卷一)

方域志(卷一至三一)

建置志(卷三二至三七)

風俗志(卷三八)

版籍志(卷三九)

扞圍志(卷四〇)

前帝志(卷四一)

君長志(卷四二)

文蒞志(卷四二至六六)

總目錄

武軍志(卷六七至七一)

英舊志(卷七二至一三四)

縉紳(卷七二至一二三)

弁輅(卷一二四)

關柝(卷一二五)

韋布(卷一二六至一三〇)

閭巷(卷一三一至一三二)

僑寓(卷一三三)

裔派(卷一三四)

方伎志(卷一三五)

方外志(卷一三六至一三八)

宦寺志(卷一三九)

閨閣志(卷一四〇至一四五)

島夷志(卷一四六)

靈祀志(卷一四七)